

嘯
旨
學
射
錄

角力記

手臂錄

附峨嵋槍法
夢綠堂槍法





UNIVERSITY OF MICHIGAN
LIBRARY
1891

角

力

記

撰人不詳

中華書局

角力記

序曰。子不語怪力亂神。爲千古之格言也。而後翫筆硯者。不孰淳素。見競浮華。有所不知。終身之恥。故有作齊諧記白澤圖者。有著亂離妖亂等志者。有緝搜神幽明等錄者。惟力也。歸然獨存。頃於市貨故紙束中。得古之雜說。於中一段。說角觝之戲。且多猥俗。愚居閒。遂加潤之以故事。演成斯記。或曰。聖人所不言。子何須有述也。愚則對曰。大道散則德者立。德壞則仁義薄。仁義生則忠孝起也。當仲尼之爲也。有所不知。蓋闕如也。何必繁細乎。聖人之德已立矣。後宗孔者。枝葉異也。儒七墨三是也。是故紀奇異。則近怪矣。序離散。則近亂矣。紀幽冥。則近神矣。述角觝。則近力矣。此四類非孔門。蓋雜家流也。或曰。子述此。豈非斯文之類與。復對曰。志怪者豈神耶。言力者豈力耶。昔梁簡文帝著馬槊譜。而不聞蕭綱是騎將也。愚今所著。豈出乎稗官之儔也。條理於後。

角力記目錄

一 述旨

序角之意品人性之厚

二 名目

訓詁既殊方言且別

三 考古

事之言 諸往來

四 出處

風俗所尙出處不同

五 雜說

在斯色例瑣碎而決

角力記

述旨

宋 調露子撰

夫角力者。宣勇氣。量巧智也。然以決勝負。騁趨捷。使觀之者遠怯懦。成壯夫。已勇快也。使之能鬪敵。至敢死。養之教勇。無勇不至。斯亦兵陣之權輿。爭競之萌漸。天生萬物。含血啼息者。無有喜怒之性。六情未始有從教而得者。本乎天然。且如攻鬪力者。始乎陽。本其怒戲。常卒乎陰。欲勝情至。以禮飲。始乎治。尊卑有別。常卒乎亂。就酒淫液。故相搏者。始嬉戲。常卒怒擊。今貓犬虎狼始以輕爪。是知喜極則怒生。戲亦氣也。氣逸而下。鬪以氣也。氣奮而上。戲氣發乎脾。鬪氣生乎肝。故曰。夫有血氣。必有鬪心也。豈不然也。上古之人。淳素以食飽飲足。或以前脰爲格。擊手亦未取勝負。別若鷄犬鬪敵而已。則知出自自然。豈因教訓後能耶。上古之口亦同此矣。又以人之性氣。猶大澤焉。平時渺瀰焉。大風鼓之。巨浪起。若人忿。小風吹之。細文生。若人通悅。若角力之氣。中等風作。浪波動搖也。非適非小。則大近於怒。小存於喜。競力角技。則非喜非怒。此角力是兩徒搏也。且虎有爪牙之利。故以器仗格之。則非徒搏也。人彼此皆空相擊。可云徒搏也。晉侯夢與楚子搏是也。釋名云。相搏也。手搏其土摩摩猶未然也。手上下之言也。

名目

角力記

一相搏。穀梁傳。魯公子季友帥師敗莒。公子季友謂拏曰。吾二人不相悅。士卒何罪。屏左右而相搏。季友處下。左右曰。孟勞。魯寶刀。季友以殺之。此則始相徒搏。後處其下。左右救之曰。令用刀也。今之用力。可謂相搏也。釋名曰。搏四指廣。搏以擊之也。然且始舉手擊要。終在撲也。

一相撲。蓋取其見交分勝負之名。則取撲倒爲名故也。通俗文云。爭倒曰相撲也。言其交相爭也。今率土俗間只呼爲相撲也。又晉書云。相撲下技也。又見北齊書諸王傳。相字入聲呼。

一相攢。音贊。蜀土荆襄之間。攢則爭力競倒之謂也。相攢之名。荆楚歲時記。荆楚之人五月間。相結伴爲相攢之戲。卽撲也。俗間或相摩音堆撲也。亦曰相掬。音佳反。皆非雅正。

角觝。漢武帝元封二年春。始作角觝戲。應劭曰。角。技也。抵。相觸也。文穎曰。此樂爲抵者。兩相當也。角力。角技藝射御。故爲角抵。蓋雜伎樂也。顏師古曰。抵。當也。非謂抵觸。文說是也。至元封六年夏。京師民觀角抵於上林平樂觀。至元帝初元五年。罷此戲也。今觀諸公注解。角字義晦昧。蓋角與權沾同用也。比較量之謂也。角量其抵觸。此則相攢也。兩兩相當。則今之步打拔河也。疑漢世力夫相對。以手擊格。謂之角抵也。後世變體。遂一一出場也。西京賦云。臨回望之廣場。呈角抵之妙戲。注。角抵。戲也。今人兩兩相當角力也。一角力。則角量力。其取工巧鈍拙。分其勝負。故謂之角力。晉書角校力是也。然則名言有雅有俗。雅則曰相攢。俗則曰相撲。或以方土呼名爾。熟者爲俗。荆楚呼相攢。聞生者爲雅。回器上土。今會諸名。以角力爲雅。故以爲首目也。究其始。則其來雖遠。見史分明。則盛於西漢也。

考古

若稽諸古。左傳有晉侯夢與楚子搏。穀梁公子季友與莒拏搏。又秦董父與叔梁紇以力相高。皆角力之意也。其來尙矣。西漢作角觝戲。皆其始也。以西漢則盛行矣。魏文帝言。奮威劉展有手擘。能空手入白刃。帝持甘蔗爲仗。下殿數交。三中其臂。此是單角其手技。非爭交競力也。晉庾東者。闡之父也。武帝時。西域健胡趙捷無敵。晉人莫能校力。帝募勇士。惟東應選。遂撲殺之名。振殊俗。晉書云。襄城人王弘與潁川功曹劉子竺。會於界上。子竺謂弘曰。襄城人不知潁人能撲。弘對曰。相撲下技。不足以明優劣。

北齊南陽王綽字通。以五月五日生。爲性凶悖。文宣又無道。奏蝸蛆置浴。解令宮人裸露臥中。帝綽同觀而笑。噓。後韓長鸞誣告綽反。後主不忍顯戮。使寵一作寵胡何猥蔭於後主。與綽相撲。因格而殺之。宋王敬則。帝令公卿自呈本技。所長敬則紅帛糾髮。拍張。齊曹武材力之將。爲雍州致錢七十萬。爲桃蟲兒茹法珍誣而奪之。曰。人傳曹武每好風景。招人拍張武戲。帝果疑之。拍張亦角力也。齊書言戲。則徒手拍擊也。如有操執。則又習戰也。

隋書柳彧字幼文。事後周。入隋爲侍郎。上疏云。見近代以來。都邑百姓。每至正月十五日。作角觝戲。遞相誇競。至於糜費。請禁之。

隋有陶氏子。本鄆縣人。出家。尪羸。爲衆所輕。號法通。通憤其欺侮。遂苦告觀音。一日歸省母。睡臥庭樹。口出涎三升。母驚呼起。向夢有人遺三驢馱筋。令啖之。始盡一馱。聞母呼覺。通覺身有力。舉物不以爲重。時

西番一道人於北門試撲。都無敵者。文帝患之。詔通令與胡人角力。力者造通。爲把赤豆麥便粉碎。唐寶曆中。敬宗御三殿。觀兩軍教坊內園分明驢鞠角觝戲。酣有□首折臂者。一更三點方罷。穆宗卽位初年。幸神策軍。觀角觝及百戲。日晏方罷。續三月一日。幸左右軍及御諸門。觀角觝雜戲。長慶元年。雲陽觝人張荏負羽林騎康憲□錢徵索不償。醉怒。荏□憲幾死。憲男買得年十四。持木插擊荏首破。限內死。刑部奏覆。敕曰。康買得童年。能知子道。雖殺人當死。而父可哀。減死一等。文宗開成中。寒食節。御勤政樓。觀角觝。

太和三年。京兆杜公之治蜀也。酷易軍政。南蠻蒙嵯巔以兵掠城下。土人多潰散。邢州有善角觝者。多力無對。窘迫刺髮衣衲。坐於佛寺廡下。會有蠻三人馳入。僞呼曰。王有急時。續遣兵七十萬繼至。坐僧曰。勝可看否。二人曰。有何不可。遂展之前。僧乃悉拽之。拉其頭摔於井中。餘一乃走。△出城

都記

吳興雜錄云。七月中元節。俗好角力相撲。云秋瘴氣也。酉陽雜俎云。張芬曾爲章南康行軍典藝。且過人。力舉七尺牌。趨鞠過半塔。彈力五斗。以新塗泥壁。彈子打天下太平字。又能拳上倒枕。走十間地不落。光啓中。左神策軍王卞由振武軍到鎮排設。次命角觝。有一魁岸者無敵。主帥壯之。遂邀三人相次敵之。皆負。時有一秀才。在末席。告師曰。某撲得主帥駭其言。堅請敵之。秀才降階入廚。少頃而出。遂撩綰衣服。握左拳向魁岸者微笑曰。此兒只消一指。必倒矣。及乎相逼。秀才候魁岸者瞋目相視之際。急展左手而示之。魁岸者憤然而倒。合座大笑。秀才徐步而出。濯手而登席焉。主帥詰之何術。對曰。此輩怕臂。以塗於

掌此人見果然自倒爾。主帥合筵大笑。

唐僖宗弱齡登位。爲宦者所狎。多以蹴鞠鬪鴨。畋游微行。內園恆排角觝之徒。以備卒召。能步打。謂俳優名野豬曰。朕作步打進士。然合得一狀元。野豬曰。或遇堯舜禹湯知舉。陛下不免落第。帝笑而已。

後唐莊宗性多能。癖好俳優并角觝戲。或云。自能此戲。嘗詔王門關曰。勝與作對。供養太后。又先約之曰。卿不可多讓。門關退謝者數四。又謂之曰。卿一拳倒者。與節制。及出手。果一拳下而仆。尋除幽州節度使。

唐京兆大寧坊力者張翰。劊刺左膊上曰。生不怕閻羅王。唐王力奴雇刺王。刺其胸。作山亭水榭。樹木鳥獸悉備焉。

唐棋客楊河江。

一作江。

者不知何許人也。圍棋至逸品格。著四聲局圖甚精悉。止就軍府署隨軍要籍。而性好相撲。身形魁偉。爲人所苦求。必與人敵戲。咸通中。遊江襄僧寺中。著棋後。問僧中還有角觝者否。僧曰。皆耄年老宿。聞隨軍有抃力。可悅羣公。願凭檻以觀之。河只脫寬衣。以腳蹴起。庭中搗帛石。再蹴手接。擲高後接。如擊鞠焉。

唐郝惟諒。本江陵人也。聚率勇於私家。鬪武力。嘗寒食節。與其徒游於郊外。步蹴角力。因醉於野。迫宵分。始悟入冢間。爲人間是葬事也。

元和中。京兆東市惡少季和子。父名挈眼和子。父子性忍。嘗攘殺貓狗。爲坊市之患。嘗臂鷄立於函子行。爲紫衣二人懷中出牒云。冥司追下罰。

會昌中。左軍壯士管萬敵。富有臂力。扛鼎挾輶。衆相推服。一日與儕輩會於東平酒肆。忽有麻衣掌蓋。直入其座。便飲。旁若無人。萬敵扼腕瞋目。略非所憚。同席推挽。竟不微動。而觀者漸多。乃曰。某與管供奉較弱力。以定後先。請供奉拳某三拳。後乞搭供奉一搭。遂袒膊抱樓柱而立。萬敵怒其輕已。欲令殞於拳下。盡力奮以三拳。如扣木石焉。觀者咸驚。樓震。其人略不微動。卽而笑曰。到某搭供奉矣。於是奮臂而起。掌大如箕。可丈餘。舁屹而下。前後有力之輩。方甚恐懼。非常人衆擁萬敵謝而去。俄失所在。萬敵癡疾月餘。力遂稍減。

咸通中。京兆左軍有張季弘。勇而多力。常經勝業坊。遇泥濘深溢。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。適當其道。季弘怒之。因提驢四足。擲過水渠數步。觀者無不驚駭。後供奉襄州。暮泊商山逆旅。逆旅有媼。謂其子曰。惡人歸矣。速令備辦茶饌。勿令喧噪。旣而愁憤呼歎。咸有所懼。季弘問媼。媼曰。有新婦悖逆。制之不可。季弘曰。見母憂恐。謂有何事。若是新婦。豈不能共語耶。媼曰。客未知子細。新婦壯勇無敵。衆皆畏懼。遂至於此。弘笑曰。其他卽非某所知。若言壯勇。當爲主人除之。母與子遽叩頭曰。若此。母子無患矣。雖窮困。當力爲酬贈。頃之。鄰伍鄉社。悉來觀視。曰。暮婦人荷束薪而歸。狀貌亦無他異。逆旅後園有磐石。季弘坐其上。置驢鞭於側。召而謂曰。汝是主人新婦。我在長安。卽聞汝倚有氣力。不伏事阿家。豈敢如此。新婦謂季弘曰。乞押衙不草草。新婦分雪。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。自是大人憎嫌新婦。其媼曰。汝勿向客前妄有詞理。新婦因而言曰。只如某月日如某事。豈是新婦不是。每言一事。引手於季弘石上。以中指畫之。隨手作痕。深可

數寸。季弘流汗神駭。但言道理不錯。闔扉假寐。伺晨而發。及回問之。新婦已他適矣。

蒙萬羸者。自言京兆鄠縣人也。唐僖宗咸通中。選隸小兒園。蹴鞠步打毬子。過駕幸處。拳毬彈鳥。以此應奉。尋入相撲朋中。方年十四五。時輩皆憚其拳手輕捷。及長。擅長多勝。受賜豐厚。萬羸呼號自此起。至昭宗朝。累累供奉。或諸道新進勇者。必悉無疏。五陵年少。幽燕任俠。相從詣教者數百。及隨駕鳳翔。城裏閉。既久。隨至華下。教坊雜伎。皆遂分散。入兩浙。武肅錢王待之甚豐。與樂工皇甫店相遇。攜手見武肅王曰。某與皇甫供奉。自小相聚。憶僖宗官家。令其就康乃博士處。同唱鵲踏枝詞。今已二十年也。不期同受遇於此。遂各領錢帛。令置酒相會。然猶出場累勝。年老。王令指教數人。令主青山伍子胥廟焉。長興中卒。浙中李青州者。本齊帥王師範衙內應官都知也。凡所出敵。殊無敵者。時鄴中真定羅氏王氏。競招色伎人。故師範厚禮。慮其亡逸。及歸梁祖。懼其狷急。遂附兩浙進奉網船。投武肅王。王異排勇幹者抗之。終無勝。後有陳賓。形凝而捷。遂撲之。力減其價。李身板形而異。天成中卒。

王愚子者。揚州人也。屬楊氏子渭。乘中原多故。遂僞立國曰大吳。時愚子形若塗漆。少小時。嘗夢與金剛對昇物。似木薪。如是兩轉。因覺有力。遂好相撲。少有對偶。僞吳武義年中卒。有子號王八四。幼便受父訓。拳手亦高。而性尚儒學。讀書間。談不素亦自嫌羸行。次應奉國主李昇景煜皆好此戲。令充對頭供奉。近江南不知所在。

謝建者。揚州人也。身長八尺餘。胸臆博三尺。絕有力。少有對敵。惟李長子相次耳。性略知書。多口述詞章。

竊有可觀。酷於南宗禪學。用心聞歸長老精玄學。遂往宗教寺問之。不覺坐折寺碑中斷。平常恭口如也。姚結耳者。江南口人也。膂力過人。少小多蒲博爲己任。時號兼河頭相撲都知。僞唐中主深好此技。賞賜異於他人。而克惟性修善。多持念。發願撲好手者徧。則出家爲僧。如是皆勝。自矜云。舉國絕對。便於廬山開先寺。求苦行。薙染。尋爲禪者。觸犯勇氣。忿作擬毆其僧。自念摧挫出家。還起無明。人口歎此乃止。猶對諸普僧前。將巨樹拔其根。劈其支幹。槌其皮。如是數枝而止。其僧逃避。李長子身長八尺。有勇力。多與謝建儒爲偶對。掌瓊元北人。行客來江南。申鬼子形絕么臠。快健絕倫。本揚州人。自餘眇小。不可載。且紀其遊者也。

蜀王氏後主。爲與鳳翔李西平茂貞通好。送相撲人述。述次謁魏宗弼。號六軍太尉。弼子甚好雜藝。游其門。四方輻輳。弼子設奇。欲挫述之鋒。時有石彥能者。實蜀之高手。角力者。且有文性。學覽諧謔。談論稍有可取。故弼子延之爲客。號石校書。爾日弼子謂述曰。欲見新客之技。奈何無偶對。難見精妙。時賓設有宗郎中名郗瓊。推官同詞曰。石校書可與新客戲。彥能遜讓者數四。尋被郗揭其巾。見新薙口。遂與出手。爲石伺入腰交而倒。述憤其爲儒生所折。僞入廚求食。取庖刀欲自裁。廚人攬格。弼子以實告。石原是此技人。厚賞而罷。

出處

凡具勇力之人。俠氣之類。合出幽燕。得崆峒之氣。然角力者少聞。復讎報義者多。次則五陵杜霸諸陵多。

性躁急。酒酣之時。好爲暴惡。氣輕詭之客。翹關扛鼎。拊射壺博。又曰中黃之士。育獲之儔。注中黃國。俗多勇人。又夏育烏獲。古之力士。然此技隨君主之所好。必逐處而出也。未必五陵鄱陽荆楚之間。五月盛集。水嬉則競渡。街坊則相攬爲樂。蜀都之風。少年輕薄者。□□爲社。募橋市勇壯者。斂錢備酒食。約至上元。會於學社山前平原作場。於時新草如苗。□候人交多。至曰晏方。一對相決而去。或贏者社出物賞之。采馬擁之而去。觀者如堵。巷無居人。從正月上元。至五月方罷。王氏有蜀。此色人衣寬衣。貼金花。帽垂腳。越異少壯。多隨從之。極至強梁。影庇起越一作越。法事極多。孟氏之世。此風浸微。備用而已。有名目者。劉仙子王勝。三輔之間。此風最盛。自唐滅。寂寞無聞。縱有其人。散投諸國鄉。今東京自梁祖以來。惡少者無不羣萃其間。舊例屠羊豕者。行必隸相撲管轄焉。貴益其脂膏爾。此亦近入饌之意也。於今高手者。朝廷重之。河南有莊宗之遺俗。故人多習焉。

雜說

淮南楊氏爲吳國。有謝建。竊知書。口占詞句。略堪采取。與惠照寺俗講法師彥光爲深交。一日建手調味鮮魚。臚召光公。昨日所謀善事。今朝已涅槃。所謂特爲閻黎。且要早歸淨土。光公爾日不赴。有偈子答云。將知善事多磨。今日礙緣。特八煩我火頭金剛。別告大權菩薩。建親手造。故謂火頭。江古賢集中。罕見詩賦。及此兒有見題牆上。畫相撲者曰。愚漢勾卻白漢項。白人捉卻愚人。般如人莫辨輸贏者。直待牆隤始一交。云是吳人。願著作

吳越武肅王錢氏。每值八月十八日。浙江潮水大至。謂之看潮。是日必命僚屬登樓而宴。及潮頭已過。卽鬪牛。然後相撲。王謂人曰。爲軍家出力而激勇也。嘗有掌筭庫者。手握匙牡。因有索取開銷了不可得。主者責之。以匙錯誤。視其籤牌。又是此人。方悟向觀角力。不覺手握匙曲戾耳。

舊說。角力人多不識字。而性忠。庶事言我能。曾顧人作書曰。我哥子在魏府衙中。亦祇候供奉。欲寄囑咐物子去。一氣筒一條撥鏤黏竿一條。撥刺搭針五條。遂問寫字漢曰。汝針字怎生作。曰。金旁作十。阿底不得。哥子難爲文字。須爲我作大針字。只得曰。某平常通用只如此作。曰。勿交涉。此是小針字。我交汝作。請教某曰。但作蒸字是也。旁聞絕倒。

又傳相撲家母喪。同甲弟兄來說。嗟到總帳前。連叫靴。叫靴子裏十哥。及出一個彈指曰。大無活計。大小母喪不能置得報撥鏤銀稜頭哭杖。

有問曰。諸史止言有力惡少。而不言爭倒之形勢者何。對曰。不言相撲。避凡俗也。故徵其文矣。上則夏育烏獲孟賁。近則張淵鐵杖魚俱羅等。但言有力能扛鼎。則角祗可知矣。

又相撲善輸者。必爲人所譴。長安自子城到某坊。府縣發丁力築沙隄。謫人謂貧負者曰。築隄奉助喜也。曰。他自拜拜。何關涉我事。曰。此非沙隄墳塹土。是爲汝禪背助也。蓋迎官百戲前引之故也。

昔有沙門有勇氣。四方嚮風。往往相慕。多被相撲。嘗與數輩壯夫飲酒散。連撲皆勝。此僧不知文字。撫臂自負曰。我且爲僧。僧上了爲僧。得了盡輸。僧旁聞絕倒。

書角力記後

正德辛巳。余在江陰。偶鈔角力記一卷。不著作者姓氏。中載多勇力事。苦舛誤。置諸敝篋以俟。越三十五年。爲嘉靖丙辰。將雖校入續百川學海。至四月十八日。倭寇千餘由福山而來。直犯北城。嘯聚塘之上下。流劫村落。虔劉我人民。焚燬我廬宇。擄掠我士女。膏血草野。腥穢河水。舟車不通者兩旬。雖募青廣二兵。俱袖手竊食。兼之薦紳甲可乙否。互生嫌隙。舉城皇皇。坐以待斃而已。賴有黌校倡義。糾集強壯。鄉人之吝財者。又從而沮撓之。於是拳師胡某。勇敢何某等三百餘人。聞風響應。揮戈執戟。於五月六日。歟血神祠。猝入寇營。意圖勦捕。戎首一見。卽膽慄心悸。莫敢誰何。所恨孤軍無援。彼衆我寡。力所不支。乃淪胥以逃。溺死不善泅者三十三人。而胡及焉。垂成之功。不虞頓廢。惜哉。猶能擊死渠魁一人。以矢中而病創死者三四人。寇大懼。席卷宵遁。民用稍寧。越五日辛未。復檢斯記。爲之扼腕。使今之壯士如善角力諸人。則旋踵間。鯨鯢授首。海不揚波矣。目覩時艱。因以志感。句吳皇山人姚咨識。

角力記一卷。見鄭樵通志略。及焦竑經籍志。無撰人名氏。外此亦別無著錄者。今本係友人得自廣陵馬氏。稱調露子述。其中所載自五代十國而止。疑卽五代宋初人所爲。但轉展傳寫。舛誤幾不可讀。又無他書可證。鈔置篋筥。聊備雜藝中之一種云爾。乾隆丙午二月晦日。雨窗吳翌鳳書于城東寓齋。鈔此書之明年。余有遠遊。泊歸。則卷帙盡散。此本爲黃堯圃所得。復就其傳寫。恰三十年矣。嘉慶乙亥。

夏四月。枚庵又記。時年七十有四。

此九賢祕典一卷。余於讀書敏求記中知其名。頃師德堂書坊。持以求售。余取其祕也。得之雖非述古舊物。然爲枚庵手鈔書。倍加愛惜焉。黃堯圃書。

九賢祕典角力記兩卷。係吳枚庵先生手鈔祕本。士禮居購得。後爲先君子所收藏者。今春偶檢舊篋。展閱數過。此書備行軍方略。簡而且賅。誠經武祕冊也。爰函付梓。以公于世。或有裨時務云。咸豐癸丑春日。徐立方稼甫氏謹識并校。